反修

第五期

（2025年5月期）

工革报附属手册

反修

第五期

二萃报编辑部

致广大读者同志、左翼组织同志们：

由于《反修周报》的制作主要由苍榆一人制作，无法保证质量与数量，由于其本身没有太多时间和能力，现决定，《反修周报》停刊！或将在以后的恰当时期复刊！反修周报自发布至今已有九期，感谢所有读者 同志的陪伴！反修周报问世到现在一直没有被很好的宣传，为了顾全大局，壮大力量，我们决定并入《工人革命报》成为其附属刊物，以“反修社”的名义发布，主要收录发表《工人革命报》的原创文章或发表的文章。主编仍旧为苍榆，刊物主要发布在电报频道！

反修社

二〇二四年八月五日

苍榆由于个人原因，将进行其他方面的编辑工作。因此，从《反修》第六期开始，编辑工作由赵润青接管。《反修》主要收录《工人革命报》刊登过的较好文章，并收录未在《工人革命报》上刊登的剩余投稿，以及其他来源的文章作品。反修社2024年8月5日工革报编辑部。

工革报编辑部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十六日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重整之后，《反修》复刊，每期中收录工革报五篇中的好文章。由小夜半负责整理工作。

工革报编辑部

二〇二六年七月一日

目录

我的左转心路历程，毛泽东教会我的第一件事：“没有调查权，就没有发言权。” ……1

工人为什么有安全问题 ……6

抓紧培养革命干部 ……10

再造生产秩序 ……13

我的左转心路历程，毛泽东教会我的第一件事："没有调查权，就没有发言权。"

寒夜

我的左转之路大约是在2021年前后，那一年正值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脱产学生感受着到处洋溢着勃勃生机、万物竞发的气息。像极了《资本论》里面说的："即使是伦敦东区最贫穷的爱国者，一想到英国的财富和工业。便会不由自主地挺起胸膛。"

我当时便是这样的一个人，一个不知天高地厚，满怀"爱国理想"的天真烂漫的少年。放暑假后不久，我怀着对中修的拥护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亢热情，买了一本《共产党宣言》，这也就是故事的开始。

我第一次深刻接触了"阶级"、"社会"、"无产者"、"资产阶级"等字眼，有很多词都是第一次听说、第一次看见，而实际上在这之前，我就对"文革"有着一份执着。历史书我那个时候可以说的是背的滚瓜烂熟，那个地方我都非常了解，但历史书里对"文革"少之又少的叙述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从历史书上看，那是一件"负面的事情"，自然不愿多说，但我也多多少少看过一点关于那个时代的描述，诸如"毛主席万岁"、"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等等等等，我就会想：50年前的人不比现在的人傻，为什么要喊"万岁、万岁、万万岁"呢？而且是那样排山倒海、发自肺腑，和鸭绿江对岸的傻逼金氏王朝完全不一样的山呼万岁。他毛泽东要当皇帝吗？可他又一点也没有要当皇帝的意思啊，他前半生传奇般的人生都奉献给了国家和人民，怎么到了人生的最后十年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开始"瞎折腾"、开始"当皇帝"了呢？所以，我早就有了一个"文革的心结"。

虽然也早在内网搜索过相关信息，但搜出来的可想而知，可我总觉得有

相当一些东西被隐瞒了，虽然表面看来无可厚非，但就是感觉不对劲。

2022年年末网课期间在B站上听了艾跃进一篇关于文革的讲座，全程大约三、四个小时，都听完了，受益匪浅，但对于很多问题也仅只是知道了，而不知为何，但已经被毛泽东的雄心壮志所感染（当时还是那种虽然不太了解，但感觉好厉害的样子），而在视频评论区里，附带了一个QQ群的链接，我也正是在那里，接触到了启蒙的开端——《燎原月刊》，没错，就是现在那个已经沦落为修正主义的，千钧棒棒打马克思、普天之下唯我独革、阻碍革命前进发展的修正主义高地——“燎原”！那个时候《燎原月刊》才刚刚创刊不久，和现在我投稿的工革报是一样的年轻！从燎原那里学到了很多很多，那个时候，燎原的文章都还是九九成！稀罕物！外加许许多多各方面的小册子、批判文章，对我而言简直就是当代的文艺复兴！但好景不长，QQ群炸了，里面的东西没有保存，就此失去了消息来源，我看着手机仅剩的几篇《燎原日报》和几个小册子时常陷入对社会问题的思考。但那个时候，也还不过是未入社会的学生，只从那些手册和时评上看到了一些让人义愤填膺的事情，除此之外再没有什么了。直到后来看着看着，无意中瞥见了一句话：“没有调查权，就没有发言权”——毛泽东。他这句话犹如惊雷闪电一般把我从睡梦中惊醒，是啊！既然他们说这么这么不好，那我也应该出去亲眼看一看才是啊，去体会体会、感受感受（可见那该时候十足的脱产学生心态）。

从2023年年初至2024年3月（后期就是断断续续的了），在这期间，每每有放假的时间都会去到城乡结合部、城市老城区去作走访调查，就是简单的纸和笔，听他们讲述自己的生活境况，如何如何的不易，我也第一次感受到了人和人差距之巨大与无奈。我开始越来越几近感受到毛泽东晚年的心境（那个时候自认为很理解了，但实际上现在也未必能理解很多），他需要多大的勇气来“催尽腐朽方释怀”、“我又要带领你们长征了”、“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我真的真的没有佩服过任何一个人，毛泽东的伟岸和光辉是古往今来众所不敌的。

我甚至开始从学校请假出去做社会调查（重点高中每周只有半天假），

会在上课和晚自习的时间看列宁和毛主席的书，我不知道那段时间被老师说过多少次，但那种感觉是前所未有的，我从未对那种没有图片的全文字理论书籍如此痴迷，更何况他们还是常人眼中的“老古董”、“过气物什”，调查逐渐深入，社会的一角逐渐向我展露，情绪也从最初的好奇、有趣逐渐转向了无奈、悲哀、镇静，最后是悲愤。

真正让我受到巨大影响的是一次看似普通的社会调查。大概是在2023年年初，4月份左右，那个时候还很冷，还有雪没化开。那次在学校附近做调查，遇到一个捡破烂为生的大爷，身上脏兮兮的，衣服是叠了不知道多少层的薄破衣服，看起来勉强能御寒，我要求到他家里去看看，他虽是没有时间理我（因为还要捡瓶子捡纸壳卖钱），倒也是比较和蔼的一个人，但总归是没有时间和我闲唠，所幸就给他买了份饭，又给了50块钱，我们两个就坐在马路牙子上边吃（本来我说是要进店里吃的，而且店里也暖和，但他担心弄脏别人的店，说什么也不进去吃，只好买了打包出来吃）。

闲聊着，他家就住在我们当地那里的批发市场附近，那里属于靠近城乡结合部，附近有一家养猪场，许多的拆迁补办安置楼，我刚开始以为他就住在安置房里，安置楼我去过，还算不错的，所有的设施都有，冬天暖气不冷、有公共活动空间，除了楼间距太近冬天日照时间不足以外都还中规中矩（其实我应该意识到的，他穿的那么破，根本不可能是住在安置楼里面的人）。吃完了饭，我提出去他家看一看，他眼神闪过一丝别样的感觉，要求我再买几份饭，他才肯带我去他家。到最后我买了七份相同的盒饭，他才同意带我去他家（到这里我实际上已经有点生气了，带着他吃了顿饭不说，还要再搭上七份饭和五十块钱，但因为要去做调查，倒是也没说什么）。到了地方才发现，那是一个砌形的高地，上面是一个大型养猪场，下面有一家破败倒塌了的小饭馆，应该是已经拆迁搬走了，他们就住在下面的地方，用木头、彩钢瓦、塑料布等等一大堆破破烂烂、脏兮兮东西搭建起来的窝棚一样的家，满地的泥水夹杂着上面养猪场流出的粪水交织在干涸开裂的古旱水泥地的缝隙里面，臭气熏天。

已经21世纪20年代了，我们国家居然还有人住在这样的地方，这是当时的我所全然无法接受的，大概六七个人，都是四、五十岁的中年人了，一会去，他就把饭分给他们了，突然一下子就感觉我这饭买得值了（实际上后来后悔了，要是再多买几份就好了）。

我看着他们狼吞虎咽吃完了，聊了会天，就问问他们平时吃的什么。他们只是笑着，拿出来一个大编织袋子，上面写着什么高蛋白XX号猪饲料什么东西的，我问那里是什么，他们就说是猪饲料，我以为他们开玩笑，接着开玩笑似的问他们说这东西怎么能吃呢？就算可以吃那又要怎么吃呢——拿开水就着吃。

是的，拿开水就着吃！

把它从袋子里拿出来的那一刻我信了，那种就是各种谷物的麸糠、外壳一类用压缩机压成密度很大很硬的一块类似圆柱的块状物，加了蛋白质和各种各样的色素，五彩斑斓的，我是被彻底震撼到了，那种看起来比红酒塞子还要粗糙的东西是他们的口粮，他们说这东西要开水就着吃，要牙口好，实在不行就掰碎了一小块一小块地吃进去，吃的时候一定要快，赶快吃完赶快喝热水，好让它在肚子里泡发涨起来，就顶饱、就不饿，有的时候再加点酱油之类的蘸料，还能好吃一点。

我到这里已经绷不住了，不知道是伤心、悲愤还是什么情绪，只感觉一块巨石压着心脏直直地喘不上气来，泪水在眼眶里打转，我没有哭出来，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也没有，但不知道多少次我和别人讲述的时候都在止不住的落泪。我问他们要了一块吃，我只要了一小块，吃进去了，但它根本不是难以下咽，它根本就咽不下去，它不但看起来红酒塞子一样，甚至更甚，连吞咽都十分困难。最后还是咽下去了，刮的嗓子疼。

道别了他们，回了家，当时我做调查也有一段时间了，但唯独这一次对我精神上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没有多长时间我就有些轻度抑郁了，整日整日地郁郁寡欢，百无聊赖地刷着抖音的短视频，一天到头也不知道干了些什么（当时在上网课），似乎持续了三、四个月这样的日子。关于

怎么走出这段“太阳落下的日子”的事情说起来倒是有唯心的感觉了。
冬天，网课已经过去了，和往常一样早起准备去上学，我的房间窗户是对着正北的，早上太阳升起来的时候会全部照进屋里，平时我也没有早起拉开窗帘的习惯，那天偏偏在全准备好了之后，准备出门，看着屋里太暗，一把扯住窗帘往墙角甩了出去。
太阳照常升起。

伴随着阳光的照射，一个将落灰了的帆布兜上几个鎏金大字镇住了我（那是很久以前买的）:“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我当时真的仿佛被闪电击中了一般，打了一个寒战，说句唯心的，有的时候就是这么奇特，我心里压着的那块大石头仿佛被毛泽东的那几个鎏金大字震得稀碎。这也许可以算作故事的开端，但我要说的是，这是给工革报的，也是给所有无产阶级的。

动！动了就比不动强，动一步就比不动强，动两步就比动一步要好！一步一步的来，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攀登!

“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你，甘愿吗?

工人为什么有安全问题

普通煎饼

在无比艰苦的劳动中，工人们常常会遇到安全问题，这一问题造成的工伤和职业病，造成的疾病、伤残，甚至会威胁到工人们的生命，这是一个血淋淋的问题。

我们来看看以下的内容：“在烟与光中熔掉的寿命：劳保用品、职业病与焊工”、“有一点小灰尘啥的，不要紧，习惯了就好了。”抖音博主“高某人（带你远离职业病）”的一期视频（来源）中，一位51岁的电焊工老师傅面对着递来的劳保标准手套和防尘面罩，面露踌躇。显然，他并不了解劳动保障用品在焊接工作中的重要性，而此外他也坦言：“自己买的话，肯定舍不得，为了给孩子们省点钱嘛。”

对话中缺席的是雇佣方：为什么电焊工人在进行焊接工作时仅仅佩戴极不符合标准、防护效果极低的一次性口罩和棉手套？同时，为什么应当由企业提供的劳保用品有时需要工人自行购买？在职业病高发的电焊行业，焊工长期暴露在高温、强光、金属粉尘和有毒气体之下，患上尘肺病、白内障甚至癌症的案例屡见不鲜，而工人们却普遍使用着劣质、廉价的劳保用品。面罩、手套等劳保用品应该由企业承担，并按照标准提供，但在现实中却往往由劳动者自己承担。所谓“工人安全意识不足”等说辞远不能解释雇佣方在这一场景下的隐身。

包括劳保用品的提供与分发、相关科普性培训、以及第三方监管的缺位，这些环节的残缺都源于其降本逐利的剥削逻辑和对劳动保护这一概念的系统性忽视。

资本家唯利是图，只想要从工人身上榨取更多的价值，而丝毫不在乎工人的健康，因为工人的健康不能为资本家提供利益，以至于他们不给工人提供必要的、有效的保护。像在这一段内容里，难道资本家如果想给工人搞保障安全的劳保标准手套和防尘面具是这什么很困难的事吗？资本家靠剥削工人搞到了大把大把的财富，怎么可能出不了这些钱？很明显，这就是因为资本家根本不在乎工人的安危，对于无耻的资本家来说，工人的生命是算不上什么的，他们只知道要从工人身上榨取剩余价值，工人的生命对他们来说只是被压榨的劳动力，甚至不如工厂里昂贵的机器重要，即使这些日日夜夜被他们剥削的工人把他们养肥而工人自己却一无所有。

而且工人缺乏安全意识，也是资本主义下的生活环境导致的，而绝不仅是因为工人自身安全意识不足，工人不断的、不得不的为了生活而忽视安全，在繁重的工作、困难的生活中没有注意安全的精力。比如这个视频里的电焊工老师傅，也说自己是为了给孩子们省点钱而不想多花钱去买这些劳动保障产品的。而且再加上资本家管控的工厂也不可能去告诉工人生产劳动中有什么危险，反而尽力去掩盖这些危险，而工人自己在劳动中要去发现这些危险，却是要付出极大代价的，这个代价，或是疾病、残废、甚至是生命的失去，而且很多时候工人甚至是发现了危险也迫于生活而不得不去承担。

再者即使是所谓的“劳动法”等相关的法律制度，全部也只是一纸空文，而不是为了劳动者服务的。每当工人遇到了工伤，也没有能力去维护自己的权利，打官司打不起，举报时政府还向着资本家，往往只能忍气吞声。如果工人的身体被摧垮，对于资本家来说已无油水可榨，那么资本家只要到劳动力市场上再雇佣些工人供他们吸血。所以源源不断造成这些问题的，正是黑暗的社会，正是万恶的压迫者。

我们再来看看以下内容：“建筑作业中，打碎的岩石粉尘被工人大量吸入，会导致肺部患上不可逆转的绝症——尘肺病。如果工人使用水钻而不是风钻，就可以有效防止粉尘，预防尘肺病，但是，‘老板们从来没提过给我们打水钻，因为打水钻进度比较慢，进度慢就影响他们的利润。

我们也不想得罪老板，不敢得罪，得罪以后就失业呀，老板心太黑。’面对尘肺工人的维权，政府之间，政府和资本家之间，相互推诿，一拖再拖”（《中国新时代的阶级斗争》）。

2005年4月8日报道：“广州省有1300多万农民工，珠三角企业每年发生的断指事故个案至少三万宗，被机器切断的手指头超过四万只。为了珠三角的工业辉煌，民工们‘贡献’的手指头已经超过几十万计”、“工人时刻被笼罩在工伤和职业病的阴影中，25%以上的工人被潜在的工伤或职业病包围”、“面对工人的残躯和那些死难的冤魂，资本家没有丝毫的愧疚。1993年的致丽大火死了87人，时隔多年举行纪念，纪念现场一个资本家质问工人：‘那么多名人伟人最后不都死了，你们老纠缠过去干什么？’”、“工人当然要纪念，工人必须要纪念。纪念是为了寄托哀思，是为了揭露罪行，是为了展望未来，是为了工人逐步扩大的团结，最终是为了砸碎万恶的资本主义制度。”

资本主义下的资本家搞剥削服务的制度是不会顾及到工人的安全的，他们只会为了篡取利润而不顾一切，而要承担这些代价所带来的伤害的，却是日日夜夜给资本家做牛做马的劳动者。工人们只有尽量认识到安全问题，自己保护自己，并且尝试联合起来，在斗争中去争取安全的劳动条件。

那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个问题又是怎么样呢？我们拿毛泽东时代来看看，在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毛时代，有了铁饭碗的工人不用再为了生活而累死累活的给资本家干活，那么就可以有精力去顾及自己的安全，就真正有了去解决安全问题的条件，而且工人如果发现工厂存在安全问题，就可以直接向工厂提出，而工厂也可以迅速做出有效的改变，而不是像资本主义社会下的被资本家忽视、掩盖或是打繁琐的而难有用处的官司，这样工人就可以得到实在的安全保障。而且毛时代工人的劳动保护也很充足，我们可以看看一位经历过毛时代的人说的：“所以工厂的工人受伤了，那大家都帮忙，帮忙看望家庭，安抚家庭家里有什么困难，大家都是各种资源都有。工会也会出一些救济家里出现困难了，比如说出了工伤，除了国家给的这个工伤补助以外，那家庭还有困难，那反正我们

那时候就有好多，工会里面会出面，去资助这些困难户。但是一般来讲是救急不救贫，那个家底子非常薄，但是好多人把毛泽东时代描写的好像是一个原始社会似的，毛泽东时代的对比物是国民党时期，哎呀，那是暗无天日的，所以两个完全不一样。”可见在推翻旧社会，在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新社会，才可以有效的去解决安全问题，即解决造成这些安全问题的社会根源。

抓紧培养革命干部

淡盐酸

为了确保革命向自觉有序的方向前进，必须有一个革命党的框架，否则很容易滑向工联主义。最近很多报刊和他们的组织对燎原的“吃茶聊天”式革命作了批评，也做了一些实际的进厂工作，这很好，但我们做得还不够。各位同志们，在开展线下斗争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列宁给我们的教诲：“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正是要成为‘神灵’凌架于自发运动之上，而且把这一运动提高到‘自己的纲领’的水平上去。”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革命力量，必要地成为一个党，有力地指挥各个小组的斗争，并且使这些小组拥有统一的、纲领性的意识，而不要走向分散自发的斗争。这对我们实践是很有意义的。

我们不要把工业时代的大革命设想成农民战争，可以像洪秀全那样从南打到北，或者像红军那样可以由逃窜转为长征。现代军事制度和官僚机关的壮大，使任何一省的、一城的反抗都极度弱小，四川的坦克开进首都，富士康、蒲城的运动在几天之内消声匿迹，这些我们怎么能不认真考虑呢？

在自发的局部斗争中，无产阶级虽作为一个革命的主体，可却也极不稳定，很容易受到工贼、资本家温和派的利诱，“一旦填满私欲，就随心所欲地返回家园（恩格斯）。”可经验告诉我们，这种退却常常引来更严厉的反动和更阴险的镇压；另外群众运动可能受到流氓的破坏，把革命斗争变成一种“聚众掠夺”。这意味着：我们革命家的关键任务，就是要作为一个坚强的领导集体，把个体的自发斗争引向集体自觉。

所以，我们各位不能仅仅满足于融工，而要在这个历程中，把革命的干

部培养起来，完成革命党的建立。

要有革命的党，必须要有革命的干部，自上而下地完成党建。没有这一点，革命是很危险的，无非又滑向农民战争或者工联主义。

先有马克思恩格斯那样的理论家，才有后来的宣传员和鼓动员，以至于层层分工、组织严密。而这就是革命的准备历程。有人对我说过一句话，我觉得说得很好："能发挥良好作用的革命者，不是要把群众一脚踢向革命，而是在群众需要革命的时候，你能站在他们前面领导他们。"光靠目前的经验缺乏、组织单薄的小组局面，还根本不足以发动革命，连成功的罢工都难以办到。在这种局面下，我们既要积极融工，也要抓紧培养革命干部，以形成有效的革命机关，以至于我们可以真正广大地发动群众"需要"革命，发动群众走向革命。

革命作为一种实践，同时也是一种才干，不然党校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呢？我们在运动过程中，不仅要发动积极分子，还要培养积极分子，使其成为堪当大用的革命干部。革命干部要熟练地掌握教条，并具有组织、宣传和各种人际能力。这些能力不能指望仅靠工厂劳动就能培养，而要预先教导一遍。所以，我们作为革命组织，应当有一个培养革命干部的组织，或者学校，来进行这种职能。请不要嘲笑这个口号，因为这也是工厂之外的实际斗争，将来有一天必须进入工厂。

另外，重要的一点是，作为开创第一步事业的革命者，不要只在工厂里生活，我们不是要阻碍融工，而是说，各位作为职业的或半职业的的革命者，又是第一批干部，必须做到能进工厂，也能出工厂，因为各位必须自上而下地完成党建，所以，不仅要相当长久地处于工厂，也不得不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生活在工厂之外。"社会民主党人如果不只是口头上主张必须全面发展无产阶级的政治意识，那就应该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这意味着我们不能冒进地逃离资产阶级的这个阶级体系，而要沿着有利的道路尽可能地走下去。有些同志对学生们提出，要放弃他们的学业，勇敢地直接走向工厂——可是我们要考虑，这个办法是不是有利呢？假设我们真的这么做，我们毫无疑问要在弱势的时节遭到无数

旧家庭和摇摆学生的围攻，从而削弱我们的力量，争相地要“把他的目睹神灵的本领说成是鬼怪的妖术，把他的奇迹说成是恶魔的诈骗。”多少冒进的派别，就是这样葬送了自己。这种自己对自己革命的打击，是毫无必要的！

各位想要革命、想要胜利、想要改造世界的同志们，请团结起来吧！我们必须完成这一步，尽一切可能的努力达到我们的目标！

再造生产秩序

淡盐酸

无产阶级专政建立起来之后，它必须及时完成经济领域内的革命，建立现代计划经济体制。过去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责怪计划经济死气沉沉，贫困而无长进；现在我们反过来要责怪市场经济了，如今市场经济对就业问题毫无补益，对商品缺乏不闻不问，对经济浪费无力阻止，又是经济不平等的制度根源——这个市场经济还有什么留存的必要呢？

市场经济已经陷入到了这样一种地步：人民对就业是希望的，但资本主义市场却无力扩大就业岗位，因为扩大就业意味着扩大产业，而扩大产业却需要钱。金融体系，这一为各个产业输血的中枢，它的初衷却是赚钱投机。产业缺乏机会通过金融手段来扩大自己，又有一些下贱的阴谋家想压缩就业，令无产阶级自相残杀，以此压低工资（当然我更愿意相信情况并非刻意如此）。国家机器作为一个总资本家，本来是最有希望通过投资扩大产业的，但，现在的事实告诉我们，财政系统没有余力办到这一点。

产业不能扩大，因此商品也缺乏！群众所需的产品充足了吗？能满足的需求满足了吗？国内商品不够，不是因商品为国内没有能力生产，而是因为国内有许多人没有从事生产；而且，面临国内商品并不充足的情况，资本家为了盈利、赚取金钱，却要把商品往外销！而国家呢？即使一个国家政府极尽为民考虑，但它也陷于资本主义货币制的泥潭里不可自拔，出于这种货币制的交换关系，想尽办法赚钱，再去拿财政改善民生，但这个基于货币制的财政仍然是萎弱的。

产业是国计民生的基础，产业越大，生产的商品也就越多。只需有足够

的人投入生产性产业，国家就得以养活。各位对现在的生活满意吗？有的人认为满意，有的人认为不满意，但无论满意与否，在当前失业人口与非产业人口总是仍然庞大的前提下，中国仍然能正常运转，中国人仍然能够存活！扩大产业不会让人民群众生活变得更坏，只会让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好。就连充满理性的、明智的资产阶级政治家，都知道要扩大产业、满足就业、促进生产。但是，萎弱的资产阶级市场，正对扩大产业的需求束手无策。

要把钱和物的交换，变成国家统制下的单纯分配和抽调。这样带来的结果是产业的极大扩充，中国一年要出口8000万吨钢材，我们的生产这样大，假使不用于出口，它能为我们的再生产提供多少材料啊！中国也是重要的农机出口国，出口额有60亿美元，但农村却没有足够的钱用来配置农机。

国际主义者可能会惊讶："你们要将产品全部消化在国内吗？那共产主义怎么办？"我的回答是：如果欧洲可以和我们同时运动并进行联合，那么我们两个大区域组成的内部经济结构会更好。我们要意识到：基于货币制的国际市场和分工造成了严重问题，石油、矿产、劳动力的分布不均，以至于一些价格浮动就使民生遭到巨大损害。

于是，我们必须考虑：计划经济如何才能取代市场经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诟病我们，说计划经济调节缓慢，不能及时满足需求；人又陷于闲散。这话描述几十年前倒有点合理性，但是，未来却大不相同。

旧的计划经济为什么调节缓慢？原因有几个：一，通信技术不发达，工业能力不高，再生产缓慢。在过去，工业完成一次生产流程，需要花费大量时间，进行再生产时，人民的需求又变了，而且人民的需求又不能很快汇总起来报至中央；二，官僚体系有问题，办事闲散，资产阶级作风很大，没有得到有效限制；三，小生产没有合理统筹。我们必须解决这些问题。凡考察了西方信息网络民主运行的人，他应该会对当前通讯网络带来的民主效率感到骄傲——唯一的阻碍只不过是这个官僚资产阶级的专政机关，既不允许我们窥探他们的秘密，又打压我们的无产阶级

信息民主。

在经济的大体上，我们要有专门的统计机关，用来及时制定计划、及时更改计划、调节再生产。资产阶级给我们留了这么多经济、经管人才，为什么不利用起来呢？统计机关要及时获取信息，事无巨细地投入这些劳作。

政治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经济的保证，我们必然地要发扬民主制，给予人民监督政府、监督党的权力（如何办到这一点，一些研究了民兵制和无产阶级大民主的同志已经讨论过），而确保这个机关是可以执行无产阶级意志的。

对于人民需求，我们也必要地要考虑小生产，因为小生产是非常灵活、可以更快得知并满足群众需求的。那些不在工业中，专门从事小生产的人，不是可以让国家统筹起来吗？他们有他们的自主性，他们只需在没有租金等额外成本的地方进行他们的手工业，而国家来转卖产品，依照劳累程度给予工资就好了。

对经济的框架大体确定之后，我想花一点笔墨来谈教育，各位可以看到，机关干部和人民群众的分化依然存在，不少办事的人，还是从资产阶级体系中继承下来的，要是不注意，恐怕又要酿成资本主义复辟。资产阶级借以发挥优势并造成复辟的东西，无非是他们的知识与巧劲，以至于他们可以占据工厂以及机关的领导地位，可以决定生产，以至于决定社会分配。无产阶级没有知识，仅靠民兵制与继续革命，就足以防范资产阶级复辟吗？如果无产阶级自己不掌握知识，掌握管理国家的才干，那资产阶级分子是随时要冒出来的。要革命到底，就要有革命的教育。

但是，把革命教育局限在思想政治教育上，又是粗浅的理解——我们不仅需要思想政治工作，还需要培养参政、参管、搞大民主的能力，还要有相应的制度结构。

因此提倡工读制是必要的——鼓励学生从家庭中走出，从事生产养活自己（基于过渡阶段的工资制，因为此时按需分配还没有实现），也进行学习；工人在上班之余，可以向国家接受教育。这一点，也是适应家庭解放的，破除上一辈对下一代的资产阶级法权，既是生产的解放，也是人身的解放，最后向共产主义过渡。假设我们的革命不是一国革命，而是世界革命，无非就是把“国家”这个词换成“社会”罢了。

同时，学生解放的问题，我们也可以一并谈谈：计划经济对就业岗位的迅速扩大，将会解决就业压力问题，学生们也不必在学校内卷，只需满足相应资质，经过标准考核，就可以去他想去的进一步学习的场所；经过正常的职业考核，就可以就业，不必苛求毫无意义的虚名学历。同时，因为工人压力的减轻，各个职业也不再变得难以忍受，学生也不必为了逃离工业而拼命读书，只需追求职业兴趣。

以上也就是说，这个过程最终完成了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知识法权的颠覆、对家庭资产阶级经济法权的颠覆，也打倒了工业的资产阶级法权。在这个整体的革命路途上，我们也愈加地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

反修　第五期　工革报编辑部

反修